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八百十九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四

海瑞 何以尚 邱橓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士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

宫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
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
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觔
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
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槖金數千納
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
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鄢懋卿恚甚然素聞瑞
為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

瑕與瑕尚書翰子亦抗直不謟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為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為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

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為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

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

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之一二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

陛下之就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為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

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
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
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
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
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
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

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黄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内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

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絶於地終夜哭不絶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

尚寳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黜之中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强撫窮

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奸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奬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

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戸部瑞遂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

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説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為非御史梅鶠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為過然察其忠誠為奪鶠祚俸帝屢欲名用瑞執政隂沮之乃以為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

擿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恿𡨋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絶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為學以剛為主因自號剛峰天下稱剛峰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為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

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尚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禄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官終南京鴻臚卿

卯𣓨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刼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閱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罷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𣓨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

視朝嚴嵩專國柄𢑴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未幾嵩敗𢑴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為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尚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鏜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𢑴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邉弊帝以𢑴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為民餘

謫邊方雜職𢇁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
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
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名萬歷十一年秋起右
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既入朝陳吏
治積弊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
近蕭然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
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
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為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

畫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廵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輭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即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

小吏而寛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即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懲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

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昻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令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令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為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敎職之積

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簠簋問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八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

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
詔者罪須之言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檟李
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忤尚書被須宜
賜甄録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
戍而應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
張一鯤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鼎夤緣中式錢岱監湖
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
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為顧命大臣

朱璉則結馮保為父游七為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令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名時亮世選櫝復聘汝桂還削應昌堪一鯤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簡肅櫸彊直好搏擊其

清節爲時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厯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厯郎中遷山東叅政山西按察使陜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廵撫山西居三年名爲左僉都御史厯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畧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

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為陛下陳之自古率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温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已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

為寇讐令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歷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為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飢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令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宫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雨菽湧金安能為計令國家之防禦疎略

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
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
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
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
以怨民鬬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
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閭閻氣寒土薄民生實艱
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
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蕪松之錦綺歲既盈額加造

不已至饒州磁罷西域回青不急之需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陜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絶少寒暑飢渇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為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飢荒生氣方蘓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令礦砂無利責民納銀而奸人仲春復為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觧自趙承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

貧民求升合絲豪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
賴於彼且馮保八店為屋幾何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
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令豪家遣
僕設肆居民尚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
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内臣責有
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子孫王
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
事隔三百年而妄稱受寄財産中間偽造絲綸假傳詔

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廂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為過令真知其枉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禄復五城厰衛降斥之官而勲戚之人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為律列聖又增為例如輕重可以

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為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詔獄一下持平者皆拂於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為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来驅逐既多選捕者罷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

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顔逆耳之人快在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别名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緑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為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及一年京城坐困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説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為倭不

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既苦轉運尤艱及入内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為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曽見之掩

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顧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箠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令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險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即九死何愛一身陛下

卧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者幾人臣竊憂之顧少霽威嚴慎用鞭扑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視已深守衛官軍祗歷故事令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宫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人

知之乎顧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覩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令當春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令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斂於萬姓之怨於一言九重之讐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令禁城之内不樂有

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讟嗟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顩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茍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為附會無大臣誼給事中節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

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
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
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
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
未幾有妄人為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畧言坤撰
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
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
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

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為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

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為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内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為南京祭酒諸生納資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録李維極執而抶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

令天子尚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録非扶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為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尚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厲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

貫為教習師後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為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為君知佞人用之以亡其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耶一貫聞之怒兩淮稅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秦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為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為

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為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得為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黄光昇許論呂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同鄉也曰我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黄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謚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韙之而卒不行正域既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趆等相

許正域復與一貫異議由此幾得危禍先是楚恭王得
癈疾隆慶五年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
云内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為華奎妃
族人如綍奴王玉子為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
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歷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
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
是年遣人訐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
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

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訐通政司邀截實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名華越今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議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為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懐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

無左驗而王妃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眞偽乞
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
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
署部事正域欲盡録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
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丕揚劾禮部壅
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
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趆上疏
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趆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

學士沈鯉右正域尚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黄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皐遂希一貫指論正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何至今始發且夫許妻証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既得安遂奏劾正域大畧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罷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

無苟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俄而妖書事起一貫以鯉與已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兩人必得重禍乃為帝言臣下有欲相傾者為之蠱微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為之東厰又捕獲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冤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

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為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丕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厰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尚文數日間鋃鐺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来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為正域所擯逐尚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丕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皐壻夢皐大恚上疏顯攻正

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勸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者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尚文遂發卒圍

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媪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尚文曰能告賊即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媪龔氏十歲女為徵比會訊東厰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厫有幾曰盈屋矩笑曰妖書僅二三紙厫顧盈屋邪詰尚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尚文曰十一月十六日戎政尚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邪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

仰視夢皐丕揚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子都御史温純等力持之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為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李廷機亦力為之地獄益解刑部尚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藁於地大亨乃止遂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邏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柝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

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外旣而

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廵按御史史學遷劾上楚王所訐

事無狀給事顧士琦因請名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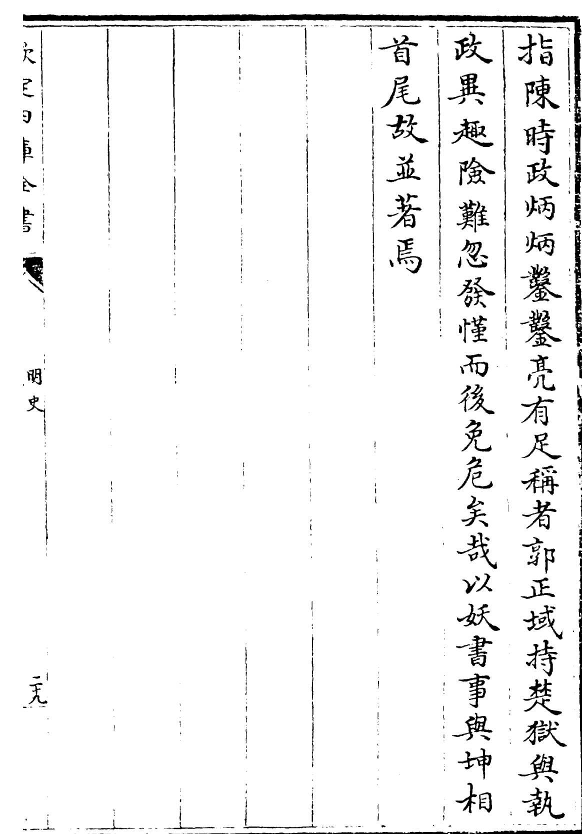
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畧自守介然故人望歸之扼於

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尚書光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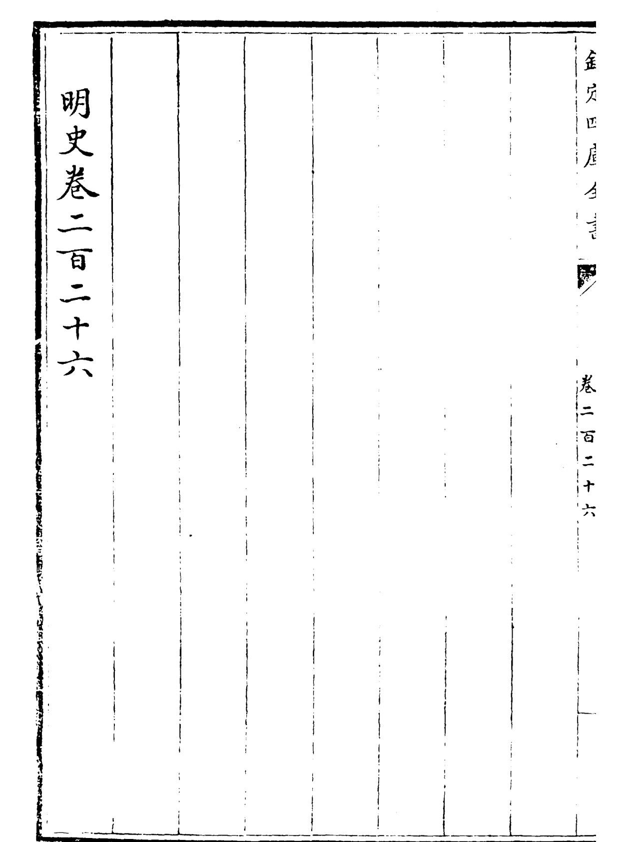
遺詔加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賛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葢可希風漢汲黯宋

包拯苦節自厲誠為人所難能邱橓吕坤雖非瑞匹而



指陳時政炳炳鑿鑿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執政異趣險難忽發慬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考證

海瑞傳坐謫興國州判官　臣章宗瀛按瑞謫興國時民苦浮糧瑞為七事上之御史臺躬自清文以均其賦見王弘誨所撰傳謹附識

海瑞傳遂逮瑞下詔獄　臣章宗瀛按瑞下詔獄時穆宗在藩邸私命錦衣毋死之以是得免見識大録謹附識

海瑞傳清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　臣章宗瀛按隆慶四年瑞遣松江同知黄成樂上海令張嵿開浚王渡至宋家港共長一萬餘丈其歲大饑畚鍤雲集不兩月而告成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海瑞傳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擿欲先發　臣章宗瀛按是時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劾寰納賄狼籍乃敢强面唅瑞寰遂坐黜見識大録謹附識

邱橓傳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　臣章

宗瀛按是時倭自杭突至徽寧諸縣流劫至蕪湖太平逼南京城下以倭破杭州逮巡撫都御史李天寵與張經湯克寛皆論死繫獄見明實錄謹附識

邱橓傳帝優詔報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帝並削篆籍為民見明實錄謹附識

邱橓傳偕中官張誠往籍張居正家 臣章宗瀛按是時御史羊可立追論居正搆遼庶人憲𤐣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帝遂命橓等往籍之並勘搆憲𤐣狀見

明實錄謹附識

呂坤傳有妄人為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　臣章宗瀛按憂危竑議引歷代嫡庶廢立之事內刺坤與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允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等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呂坤傳帝歸罪於士衡等　臣章宗瀛按是時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王衡並削籍謫戍以王衡前請冊立疏中有指斥狂誕語也見明實錄謹附識

呂坤傳天啟初贈刑部尚書　臣章宗瀛按贈坤官時並廕一子入監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出為南京祭酒　臣章宗瀛按正域為祭酒時條上監規七事請做司馬光十科胡瑗二齋以羅真才見明實錄謹附識

郭正域傳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給事中姚文蔚疏許正域故王護衛中人修怨陷王都御史溫純因奏

劾文蔚并刺及一貫見明實録謹附識

郭正域傳正域疏辨　臣章宗瀛按正域疏言恭王卒於隆慶時臣父方以舉人任知州何由被笞見明實録謹附識

郭正域傳俄而妖書事起　臣章宗瀛按三十一年十一月有蜚語曰續憂危竑議凡三百餘言為東宮作危語而波及一貫遂大開告密鯉語人曰此事何必張皇也一貫大不懌鯉又嘗供天啟聖聰牌於閣入

則禮之因有許為詛咒者上意幾為動而一貫益思陷之矣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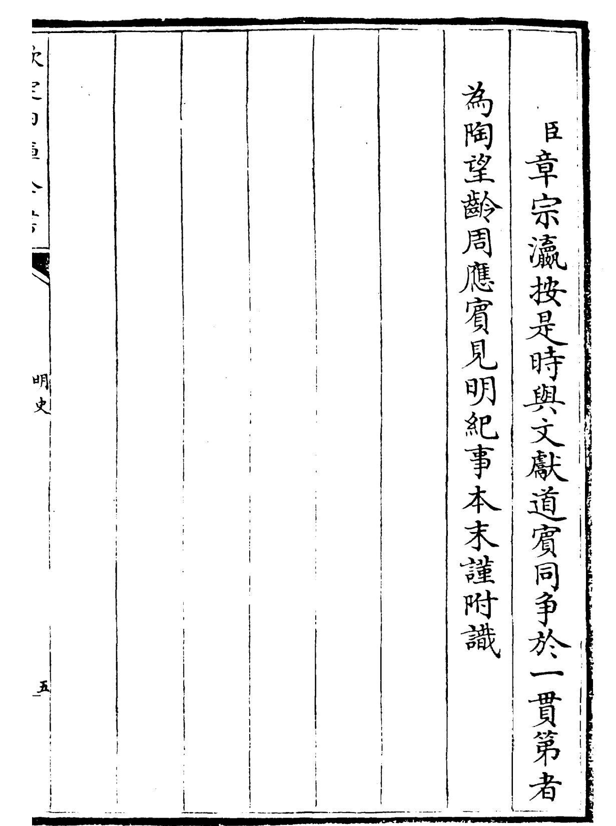
郭正域傳巡城御史康丕揚為生光訟寃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援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凡國子監丞正位　臣章宗瀛按丕揚時將外轉中官賈忠貞教之乘妖書可免丕揚遂與錢夢皐直攻正域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　臣章宗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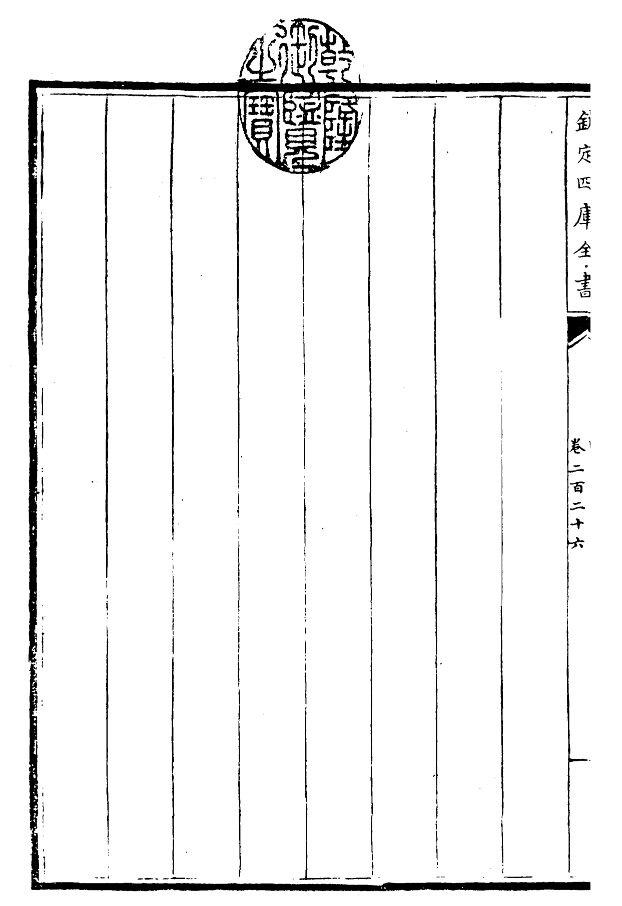
按嘉慶赴鞫時闔門被掠吏部尚書李戴為嘉慶外父拷訊時不忍視起入中堂上惡之罷戴歸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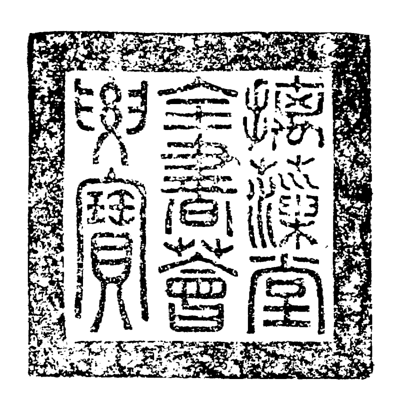
郭正域傳丙沈令譽者正域食客　臣章宗瀛按是時與令譽處得刑部主事於王立所致吏部郎中王士騏書丕揚以王立起官士騏與正域嘗左右之遂削王立士騏籍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郭正域傳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



臣章宗瀛按是時與文獻道賔同爭於一貫第者為陶望齡周應賔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總校官編修臣吳紹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至九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五

龐尚鵬　宋儀望

張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彥 弟 雍 查鐸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吴達可

龎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罷參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廵撫蔡汝楠欲會

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為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驂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為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强吏民震慴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禄分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

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劾内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廵鹽孫以仁賍罪皆獲譴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尚鵬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鹺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政便宜江北者四薊州者九遼東宣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十七奏輒報可尚鵬權既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之河東廵鹽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

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浙時驗進屯幣不中程斥為民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白其無罪萬歷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條鞭法劾罷總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尚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尚鵬

立祠祀天啓中賜謚惠敏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縣民輸白糧京師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乞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餘里入蘆溝橋其間惟大同卜邨有叢石宣府黒龍灣石崖稍險然不

踰五十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作甚易以大同廵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来歴卜村黑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来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宂運率三十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尚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騎工部尚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㢤胡宗憲阮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殿門工嵩子世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

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為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㑹災異考察京官必進以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户通税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吏部尚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鐫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歴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廵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

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象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蒞江寧歳久漸湮儀望為封其墓以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為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藏奏行釐弊八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令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黄印韓承慶等非庸即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人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為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葢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歸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為雲南參議

再遷河南參政萬歷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綰知居正憾未釋擿劾岳落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劾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入為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泇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為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慶隆中還朝由兵部郎中

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賊斬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道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倭至英利皆殲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録功進副使萬

歷初張居正柄國不悅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大曰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大曩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以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為

緬侵奪舉族内徙有司居之户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讐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繡衣賊將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以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為學宫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

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吏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寧知府沈鉄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劾惟寧激變詔下鉄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酇言斬馘不及千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尚為緬據材

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和宜並罪帝怒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部尚書李世達左都御史吴時来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說謊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為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為功何以罪之設不幸

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為材申理皆不省已何孟養使人貢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閻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寃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爵等再疏為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學學者稱見羅先生以獄時就問者不絶至戍所學徒

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建日相過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陸樹德字與成尚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為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劘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以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為時甚遥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

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為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悦疏皆留中内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壇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沖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

入保大恨𠯁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德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絶聲伎山東民壯改民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為免增輸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為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

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

終雲南副史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

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覈陜西四鎮兵食斥將吏

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哈喇圖之地密邇松山為

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

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

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

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

課二萬萬歷元年廵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

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

九年由光禄卿改右僉都御史廵撫陜西時方覈天下

隱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内田

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閒或草竊耀州以變告廩撫諭之

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甲儕偶不得至十人進

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

稟請均之福建及嚴寧諸府從之已請減上供織造不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稟初從歐陽德鄒守益遊制行醇謹故所至有立

賈三近字德修嶧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令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

不可得形格埶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寛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寛也在進士則為撫字在舉人則為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為精明在舉人則為苛戾是以為舉人者非華顛鉛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進夫舉鄉豈乏

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旨俞允再遷左給事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户科給事中萬歷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家姻夤縁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黄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熿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爭遂弗予初有令征

賦以八分為率不及者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温恭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三近言課稅本餽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內帑必誤邊計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禄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禄其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

典故負才名萬歴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祇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為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鈇且得罪頤為白其寃而密𢧵首亂者以母喪歸起故官莅陜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頤與總兵王保以其心腹薩喇勒等七人賊遂讋已别

部伯頁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旺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稅使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内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為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内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

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為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為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尚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為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已廕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

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為民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𨗉水災賦請減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以光禄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吳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為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為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為非遠近訛言謂

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為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謚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歷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詔降俘賞彥言議招逆黨為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浚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旦降人不可處內

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尋進户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千餘頃總督高文薦請三年征賦彦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况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内庫彦言不當虚外府以實内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為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

歷四年則又以九分為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以為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黄金三千二百兩彥請納户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都勻答千嚴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

言獻木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為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許彥於朝帝怒欲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脅從皆撫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

軍務日本躙朝鮮會暹羅入貢其使請勤王尚書石星因令發兵擣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從同縣查鐸以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謚定肅弟雍廣東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進士隆慶時為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為山西參議萬歷初官廣西副使移疾歸繕

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邱三縣萬歷十年擢南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諸生吴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告之操江胡檟以聞於居正會有偽為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邸抄宗武意仕期遂寘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寃維城疏言狀檟已擢刑部侍郎宗武湖廣叅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

分守事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儁等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國出為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圖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草其市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恐益侵軼至是濟農巴爾章等乞款聞

巡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卓𪗋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代見賓時寧亦遷去以黄嘉善代二人並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欵事復堅初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紿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河止乎卒遂譟維城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治譁

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數金賻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歷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為褻請如哀沖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

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為名言進南京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步禱郊壇今則圜丘大報久缺齋居宸宮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

用財有節今則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闕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邺宗室恩義有加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究閒骨肉之親前此官感任使下無曠鰥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為刑部左侍郎擢户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災率請改折粟請歲運必以三百

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二年卒官初杰父教諭廷衮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歴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言謫江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

史趙燿趙應元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鑨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内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以户部主事歷順天府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絶賦額猶存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為奪監司以下俸責撫按急奏報惟賢以景府賦額

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為王履畝增賦二萬五千非

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

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勲戚官莊遇災蠲減視

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亾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

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

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送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

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興邸令賦請罪潛江知縣及

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

中官問而臣等為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
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逋禄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
頤父輔成從祀啓聖詔皆從焉入為左僉都御史言行
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台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
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
言獲譴者不下百餘人効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
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
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户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

都御史天啓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歷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户部光禄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盛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宫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禄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即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㨾意羣毆睦

樗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為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
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為令真人張國祥乞
三年一覲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
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勳戚不乘輿祖
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
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
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以帝齋宿宮
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

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宮禁邃密不當宿
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敘還内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
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
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為時所稱出為山東參政
妖賊郭大通為亂計禽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躙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
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税至象
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春力保

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遂引疾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歴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請建儲不報出視陜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為業令麀其闌出為厲禁於是民間孳息與境内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以寧夏乏餉歲

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
墾田粟補之永停徵泒俱報可巡按山東歳旱請蠲振
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際為尚寶丞周弘禴所
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珵堯由支庶嗣請
封其庶子為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今
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即
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即立不慮妨豫教乎帝怒以化民
辭直無以難帝命並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

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禄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

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繪

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

僉都御史廵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

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

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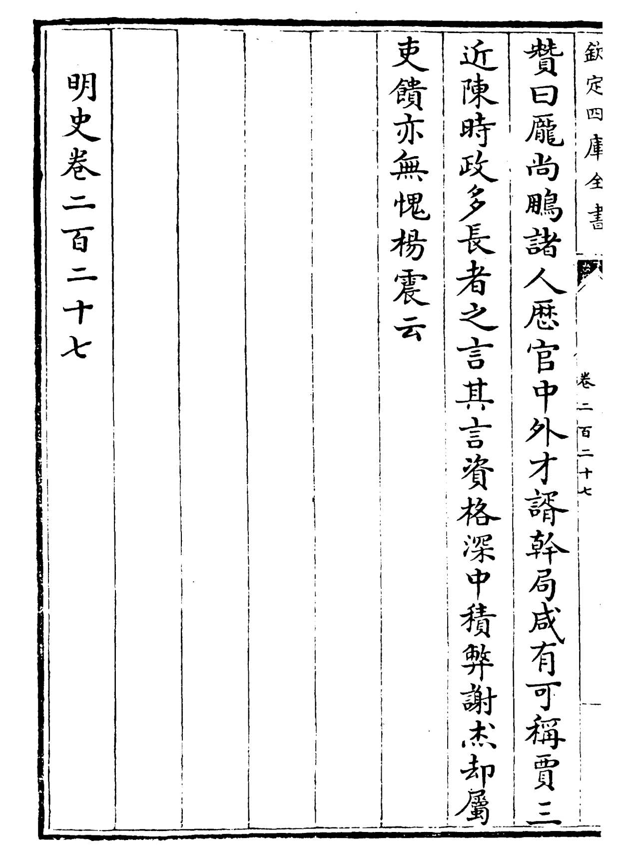
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

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尚書儼從孫也萬歷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並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臯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臯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繒上饑民十四圖力請振貸稅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稅奸商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於鹽課補給户

部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毆折
輔國將軍謀𡊮肢並繫宗人宗達誣以劫課劾上饒知
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𡊮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每無故
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演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
黜顧丞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言相罪且言
遼東高淮陜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
元惡為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吳人大學士申時
行之壻萬歷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為吏部郎中高桂所

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彊直稱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温純大計京官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政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龐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諝幹局咸有可稱賈三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屬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考證

龐尚鵬傳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　臣章宗瀛按是時行丁首錢均徭二法吏胥因緣加派貧富皆不聊生尚鵬乃會計一邑需費及諸顧役若干核民間丁土若干刻單人給一票使民知歲輸有定額吏遂不能爲奸後海瑞推廣之通行於江南名一條鞭法見明張元忭所撰祠碑謹附考

龎尚鵬傳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　臣章宗瀛按尚鵬所陳鹽政二十事其在兩淮者二設法銷引一稽查實政一議減開中一先期給引一收買餘鹽一禁止私煎一酌處引價一拆鹽舖户一報中糧草一禁止截賣一定淮廣行鹽之地一定折色本色之宜凡十二條其在山東長蘆者疏通阻滯三條禁抑私販一條調停偏累二條定折納二條凡八條見經世文編謹附考

宋儀望傳受命督三殿門工　臣章宗瀛按三殿工始於嘉靖三十六年成於四十一年維時工部尚書為歐陽必進見明實錄謹附考

宋儀望傳擢霸州兵備道事　臣章宗瀛按是時有西寧侯過霸州為盜所廹溺死儀望甫抵任即擒其巨魁見識大錄傳未載謹附考

陸樹德傳除嚴州推官　臣章宗瀛按樹德任嚴州推官時以廉幹為龎尚鵬所許又太守嘗忌其材及大

守入覲有詐其私者樹德獨力表其誣皆見王世貞集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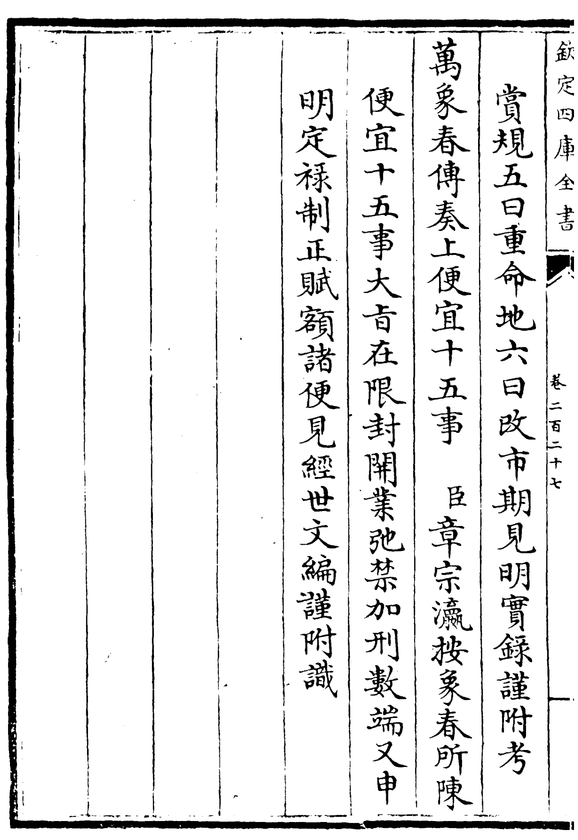
陸樹德傳屢遷都給事中　臣章宗瀛按樹德歷任兵户禮三科給事中又有冊封周趙二王力却饋遺事傳俱未載謹識

李頤傳清軍湖廣忤張居正　臣章宗瀛按李頤以清軍湖廣過江陵與張居正父抗故居正銜之見獻徵錄謹附考

李頤傳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　臣章宗瀛按頤在鎮時尚有禱雨振饑捐貲置學田諸事見明劉應騏所撰行狀謹附考

孫維城傳改廣東左布政使　臣章宗瀛按維城以遷官過里有故人坐逋租繫官求為之解維城所服銀帶代之輸官而終不為言見獻徵錄傳未載謹附識

孫維城傳條善後六事　臣章宗瀛按維城所條善後六事一曰預運發二曰專責成三曰酌馬數四曰嚴



賞規五曰重命地六曰改市期見明實録謹附考

萬象春傳奏上便宜十五事　臣章宗瀛按象春所陳

便宜十五事大㫖在限封閘業弛禁加刑數端又申

明定禄制正賦額諸便見經世文編謹附識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傳第一百十六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楨　李化龍　江鐸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户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為商人請支芻糧銀鉅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禄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

土默特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墾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恕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

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
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為南京右都御史未上給
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
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為右都御史督倉
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歷十八年順義王徹哩
克西赴青海浩爾齊寧桑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
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畧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
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

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為高拱言不便至是徹哩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詆洛玩寇會徹哩克東歸浩爾齊諸部亦徙去學曾奏徹哩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浩爾齊宰桑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曾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

圖們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曾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馬畜駝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巴延台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巴拜反遂煽諸部為亂巴拜西部人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巴拜跳脱来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巴拜夢妖物入妻施脇而生狼形梟啼性狠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

年泚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揮土文秀巴拜義子布延等廵撫黨馨檄文秀西援巴拜謁經畧鄭洛願同子從征馨惡其自薦抑損之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巴拜且按承恩罪箠之二十布延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戍卒請衣糧久弗給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布延文秀殺遊擊梁琦守備馬

承光東暘稱總兵巴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總兵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武河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既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卓哩克圖宰桑犯平虜花馬池全陝震動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顯趙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城尚為賊據卓哩克圖等中外相呼應巴拜文秀

攻趙武於玉泉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之眴救武圍亦解四月眴引兵與故總兵牛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為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蕡未至眴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為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尚德戰死翼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

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曾日夜趨蜀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兵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寳達達從子浩爾齊圖們圖類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䖍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

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宫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尚書星言賜學曾尚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為户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黄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歷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徹哩克與經畧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徹哩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葛熊甘肅與學曾共事葛熊有膽決敢任事會巴拜反上疏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歷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詒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偽令民鬻妻以償夫婦哀慟中官為毀劵擢御史會巴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

議欲遣為大將未敢決國禎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為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曾欲招東暘朝令殺巴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脛置之欲巡撫朱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𢌿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遣而學曾以賊求撫為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户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内應夜半舉火

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外以求撫綏兵而陰接寇為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曾與蓦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布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圖們圖頓為前鋒而別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為巴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擣圖們圖類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

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絶學曾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壊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八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卓哩克圖宰桑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欵未決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葉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曾之遣人招東暘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眴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為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

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為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萬熊既代學曾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

日不下國禎使間紿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貰其罪三人内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家巴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蕚熊自靈州馳至盡誅巴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寧夏平蕚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帝御門受賀詔磔承恩於市蕚熊正色國禎各廕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曾初奪職為

民叙功以原官致仕學曾任事勞勩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帝召見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志臯位力為學曾解尚書星以下多白學曾無罪國禎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雨泣蕚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尋復其官居家數年卒蕚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布色圖為都督其部長齊勒台吉最用事齊勒台吉死布

布色圖不能制諸部經畧鄭洛專事羈縻學曾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為逆襲殺明安會巴拜及卓哩克圖宰桑聲言與巴拜為一家布色圖章圖哩亦助之及巴拜誅齊勒台吉妻必濟率卓哩克圖宰桑章圖哩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欵蕚熊為奏請帝以蕚熊初主學曾責其前後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卓哩克圖等求欵益堅蕚熊乃與廵撫田樂奏上四鎮欵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布色圖遂率諸部入定邉總兵官麻貴

等擊却之蔓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齊勒台吉從子
青巴圖爾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
首六百餘級蔓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尋入為南
京工部尚書而以都御史李䖍代自洮河變後寇頗輕
中國招撫議既絶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歳用兵云蔓
熊雖功多品望遠出學曾下卒官國禎既招降承恩以
蔓熊貪功殺降劾其罪蔓熊奏辨言巴拜所畜家人皆
死士緩一二日東暘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

以絶禍本帝為下詔觧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寺少卿踰年遷右僉都御史廵撫大同久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厯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治遷南京工部主事厯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廵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蘇巴爾

嗒其子巴圖爾弟綽哈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結土默特為患其年四月巴圖爾圍遼陽朶顏小岱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月巴圖爾巴雅爾等寇鎮武又約土默特子布延台吉犯右屯巴圖爾先至吴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巴圖巴雅爾巴雅爾中流矢死巴圖被傷布延台吉至攻右屯不利亦觧去於是巴圖小岱青布延台吉益相結謀復前䡄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

元又出塞擣巢有功而巴圖傷重竟死邊塞讋服詳具

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岱青悔禍欵塞請

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朶顔長安將犯邊已長安果犯錦

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岱青言旣信化龍遂許之上

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默特部多不可數近邊者直

寧前則長安直錦義則小岱青直廣遼瀋則巴圖圖綽

哈呼達直開鐵則巴雅爾諾木圖其在東邊海西則蒙

古博羅納琳博囉布扎爾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

獵則刁斗相聞蓋肘腋憂也自納琳布扎爾被勦數年無事去年巴圖巴雅爾戰死綽哈呼達一敗塗地令巴雅爾子宰桑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伏者惟小岱青與長安耳小岱青先狡雄長諸部西助長安東助綽哈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没錦義間自周之望栢朝翠戰殁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為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

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䲭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為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䲭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安東不助綽哈則敵勢漸分即寧前廣

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為備利四零竊既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歹青遂復為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内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閒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譖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

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詭將兵征倭自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諉罪諸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司七姓地並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敝江下偽軍師孫時泰

請直取重慶擣成都劫蜀王爲質而應龍還延聲言爭地界兾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縻之帝聞綦江破大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西思江東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尚文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

官劉綎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曹希彬受廣節制由永寧黙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隆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闊又擢江鐸為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

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綖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為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絶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綖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囤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以綖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綖械其人

以自明八路兵皆會屯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縋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磔應龍屍並子朝棟於市自出師以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絶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化龍初聞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泇河由直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

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敘前平播功晉兵部尚書加少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尚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尚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閉輔臣言兵部尚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稅監高淮肆虐遼人切

葢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疑戰之策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摧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為盡力開河之功為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玭景泰時為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恃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厯初廣西提學僉事

父母疾嘗藥舐糞居喪寢苫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

經夫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為孝端先生自玭至鐸五世

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為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

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為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歷二

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

龍有功與子章皆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而去奪

情命留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

贈兵部右侍郎

贊曰巴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為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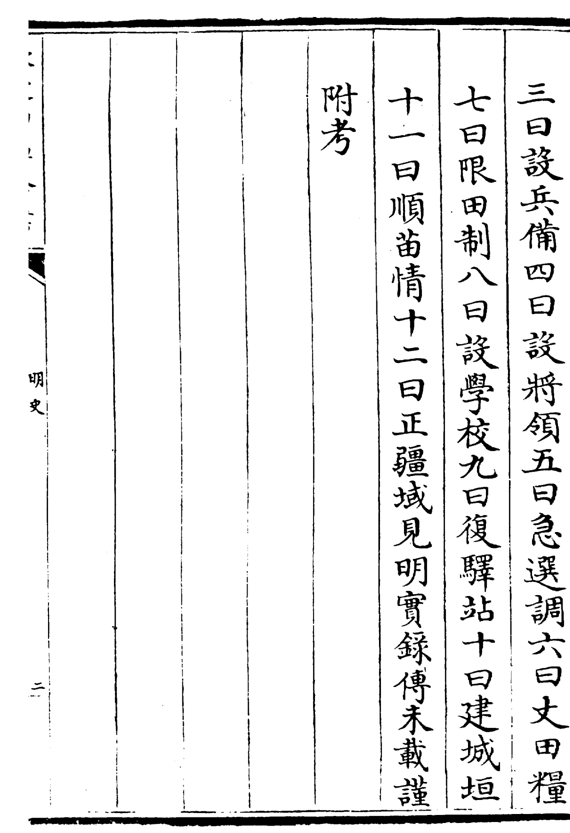
魏學曾傳除戶部主事遷郎中　臣章宗瀛按學曾官戶部時嚴嵩方掌吏部欲招之為郎須一見學曾不肯往遂不果改見郭正域所撰墓志謹附考

魏學曾傳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臣章宗瀛按學曾撫遼時有叛卒黄勇勾敵為患學曾計擒之患遂息見獻徵錄傳未載謹附考

葉夢熊傳以都御史李旼自代　臣章宗瀛按李旼明實錄及外國傳俱作旼舊本誤作汶謹改

李化龍傳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絶　臣章宗瀛按是時沙溪頭目尚義黄繼枝為楊應龍通安氏至是疆臣因化龍檄斬二人交遂絶傳所云賊使蓋指此見化龍所著平播新書附考

李化龍傳以播地置遵義平越二府　臣章宗瀛按是時化龍又有善後事宜疏一曰復郡縣二曰設屯衛


三曰設兵備四曰設將領五曰急選調六曰丈田糧七曰限田制八曰設學校九曰復驛站十曰建城垣十一曰順苗情十二曰正疆域見明實錄傳未載謹

附考

